

中东变局的重要推手美国，同时也是这场变局的大赢家吗？

美国中东问题专家迈克尔·辛格认为：那些在“阿拉伯之春”中上台的阿拉伯政权，仍然具有明显的“反西方”色彩；中东传统盟友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指数明显降低；美国在中东两大战略支柱土耳其和以色列与其分歧加大……

旧秩序消退，新秩序未立，美国中东战略处于再评估和调整中。

## 中东变局削弱美国战略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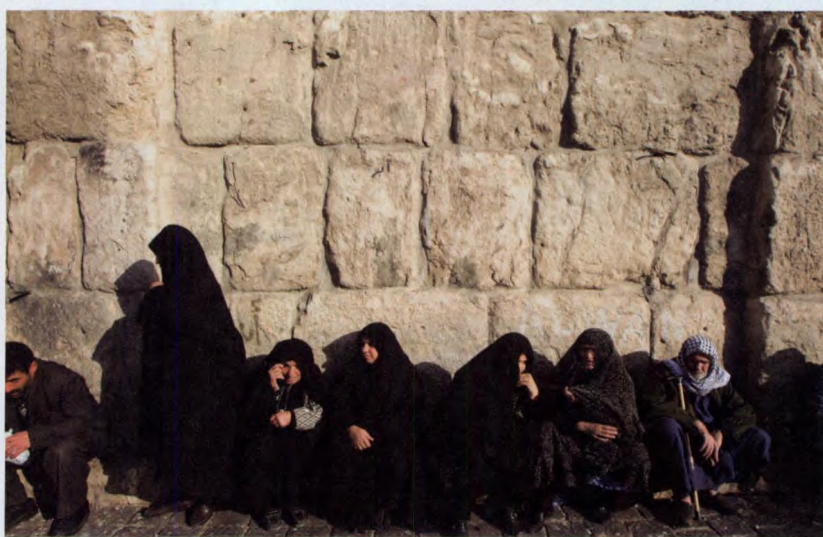
文/迈克尔·辛格

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旧秩序正在消退，新秩序尚未建立。那些阿拉伯国家无论对美国是否友好，目前大都面临国内政治动荡或反对派的压力，中东局势的发展前景远未明朗。

### 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面临困境

美国在叙利亚面临的问题，既有人道主义问题，也有战略性问题。叙利亚目前的人道主义问题非常严重，叙利亚当局和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了8000多人死亡。虽然反对派曾经攻下了霍姆斯等地，但又被政府军夺回，双方可以说是各有得失。在战略层面上，总体上形势发展仍不够明朗，这对美国来说既蕴藏了机遇，也不乏挑战。叙利亚现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既是西方国家的盟友，也是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铁杆盟友。如果阿萨德倒台，叙利亚是否会出现对西方不友好的政权，新政权是否会对哈马斯和真主党进行一定的制约，这些问题现在尚无答案。因此，美国当前在叙利亚的政策包括两部分：一是致力于解决叙利亚的人道主义问题；二是利用叙利亚问题来削弱伊朗的影响。

有人曾建议用“利比亚模式”来解决叙利亚问题，但在操作层面并不



▲ 处于风暴眼中的叙利亚。图/CFP

如此简单。去年，北约用军事手段把利比亚的卡扎菲赶下了台。但是叙利亚的问题要比利比亚复杂得多，一方面叙利亚军队远比卡扎菲政权的军事力量强大；另一方面，叙利亚反对派目前还不能和当时利比亚的反对派相提并论。叙利亚的“自由军”本身并不团结，主要依附于“全国委员会”等政治势力。

此外，利比亚在地理上相对孤立，四周沙漠环绕，其国内政治动荡不容易溢出国外；而叙利亚位于中东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因此其国内动荡很容易传递到周边国家，比如黎巴

嫩、伊拉克、以色列等。基于上述原因，美国目前更希望阿萨德总统能够通过和平方式交权，采取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叙利亚问题。然而，由于阿萨德总统目前不愿放弃权力，美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也都面临压力，要求采取强硬措施，加大对反对派支持力度的声音也在不断增多。这就是美国当前在叙利亚面临的政策困境。退一步说，即便军事干预是比较有效的方式，但美国在使用军事手段上同样存在困难。奥巴马政府希望在叙利亚问题上获得联合国与北约的支持，但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反对，美国获得联合

国支持比较困难。

总体而言，美国当前对叙利亚的政策是对伊朗战略的一部分。

## 伊朗核问题或近临界点

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一方面主张制裁，另一方面希望迫使伊朗政府进行谈判。奥巴马总统和英国首相卡梅伦最近已经向伊朗发出信号，希望伊朗政府明白进行外交斡旋的时间越来越少。在美国看来，伊朗近期会不会参加伊核“六方会谈”将是美国对伊朗战略的一大考验，同时也是对伊朗政策的考验。

从当前局势来看，伊朗进行妥协的可能性比较有限。因为伊朗现在也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是它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缩小。中东变局之初，人们普遍认为中东伊斯兰势力在政治上的发展将会对伊朗有利。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伊朗在中东的传统盟友叙利亚局势不稳；另一方面，在中东变局中掌权的逊尼派和阿拉伯民主势力对伊朗并不友好。其次，伊朗国内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经济停滞不前，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这其中既有伊朗自身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有外部经济制裁的因素。总体上看，当前伊朗的经济形势非常不乐观。再次，伊朗国内最高领导层之间的政治分歧比较严重，伊朗总统内贾德和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之间的裂痕至今未能得到弥补。最后，伊朗现在还面临着以色列对其发动战争的威胁。以色列已经表示，它将不惜使用军事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使用武力阻止其他中东国家发展核武器在历史上是有案可查的。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就利用空军彻底轰炸了伊拉克的奥希拉克核反应堆。由于伊朗长期以来的强硬姿态，德黑兰进行妥协的可能性并

不大，因而以色列使用军事手段的可能性也在上升。

以色列当局认为，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因此国际社会应尽早采取有效的防扩散措施。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伊朗正在把铀浓缩设施转移到山区的地下掩体内。一旦伊朗成功地转移了铀浓缩设施，今后使用军事手段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恐怕会更加困难。对于以色列的动武要求，奥巴马并不反对，但是美国不打算参与其中。不过，一旦伊朗对以色列的偷袭行为进行报复的话，美国作为以色列的非正式盟国，恐怕还是要承担相应的军事义务。奥巴马政府仍在努力劝说以色列不要采取军事手段，美国认为解决伊朗核问题还存在一些外交活动空间。如果现在动手，以前的外交努力将会付诸东流。

## 中东变局削弱了美国的战略根基

对美国来说，中东变局发展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当前的战略困境。无论是否发生国内动荡，这些中东国家和美国的关系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此，美国中东战略正在经历着一个重新评估和调整的过程。

首先，对于那些在“阿拉伯之春”中上台的阿拉伯政权，虽然美国曾经提供了很多支持，这些政权仍然具有明显的“反西方”色彩。因为这些政治势力之所以能够上台执政，主要得益于其长期以来的反西方色彩。美国在经济上仍将会帮助这些政权，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还要继续观望。

其次，“阿拉伯之春”使美国和传统中东盟友的关系受到了削弱。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科威特、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虽然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上它们抱成一团，美国也支持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

用。但是，在去年埃及和也门的政治变动中，美国曾经放弃了对穆巴拉克和萨利赫等亲美中东领导人的支持，使得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认为美国是靠不住的。

最后，“阿拉伯之春”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大战略支柱产生了重要影响，使美国和土耳其、以色列的传统盟友关系遭受了冲击。在“阿拉伯之春”前，土耳其对中东邻国采取了“零冲突”的政策，主张和所有中东伊斯兰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度导致了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紧张。

“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以为它获得了空前的历史机遇，可以借机输出所谓的“土耳其发展模式”。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阿拉伯国家虽然欢迎土耳其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它们并不希望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由于尚不具备扮演地区领导人的角色，土耳其一方面希望美国在中东地区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对美国的政策心存芥蒂。

对以色列而言，它对这次中东变局非常谨慎和警惕，总体上呈防御性态势。以色列同样要重新评估周边环境的变化，比如它和埃及、叙利亚的边界安全。美国原本希望通过“阿拉伯之春”推动巴以和解，然而以色列态度非常强硬，拒不妥协。在其他地区性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同样存在不少分歧，比如在通过何种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方面。

## 中美在中东地区的合作：机遇还是挑战？

随着近来国际社会对伊朗压力的不断增大，中美关系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中国是伊朗当前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因此中国的态度在制裁伊朗核问题方面举足轻重。去年底，美国根据国内法律制裁了位于珠海的振戎公

司。美国认为，制裁伊朗需要停止和它进行贸易，而这家中国公司继续和伊朗开展石油贸易。过去几年里，美国也曾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的一些企业进行制裁，但制裁像振戎公司这样的普通能源企业还是第一次。

美国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需要中国合作。我们注意到中国中东政策正在出现非常积极的变化。比如，

今年初，中国大幅减少了从伊朗的石油进口。温家宝总理也在年初特意访问了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国谋求能源多样化或巩固能源纽带的外交努力，也代表了中国中东战略的新趋向。

总的来说，美国正在重新调整它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同盟关系。我们相信，中国也同样需要在中东地区构建

新的战略同盟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中美关系不乏分歧，但双方在中东地区正面临着全新的合作机遇。

（迈克尔·辛格（Michael Singh）系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2012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中东政策顾问。本文系作者近期访问上海期间发表的演讲，由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所王震整理，未经作者审定。）

海湾国家伙同西方联手搞掉卡扎菲政权，并正在试图推翻巴沙尔政权，实际上正在从内部摧毁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最后一点火种，加剧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破碎化趋势。

## 海湾小国：中东“特洛伊木马”

文/田文林



▲ “阿拉伯之春”以来，海湾国家尽管自己国内也抗议频频，惶惶不可终日，却在利比亚、叙利亚等问题上采取与西方一致的强硬立场。图为2012年3月13日，巴林示威者游行抗议警方暴行。图/CFP